

趙之謙編年印譜

凡 例

1. 趙之謙篆刻藝術，“為六百年來摹印家立一門戶”，與其書畫藝術相互輝映。為突出其所取得開宗立派之成就，茲將趙之謙傳世印作專集出版，名曰《趙之謙編年印譜》。

2. 《趙之謙編年印譜》是《趙之謙書畫編年圖目》（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姊妹篇，兩書配套，可全面展現趙之謙的藝術人生。

3. 《趙之謙編年印譜》全書共收入趙之謙傳世印作419件，分為紀年印和無紀年印兩大部分。

4. 趙之謙紀年印部分，以趙之謙印作刻製年代為序，次第排列，並在書眉處標注作者年齡、干支、公元、建元等資料。

5. 趙之謙紀年部分編入之印作，其依據者四：

- ① 趙之謙印作邊款中有明確紀年者，
- ② 趙之謙自用印最初出現在書畫作品中者，
- ③ 趙之謙與友朋紀年信札中注明所刻印者，
- ④ 趙之謙與友朋交往並為其治印有綫索可查者。

趙之謙紀年印均在該印前注以年齡及自然順序號。

6. 趙之謙無紀年印以自然順序排列，並在該印前加一印字，以與紀年印區別。

7. 為方便讀者查閱，書後附有印鑒索引，以筆劃為序排列，一索即得。

8. 傳世印譜，成千累萬，而以編年成譜者，鮮有成例。此印譜以編年出之，當屬嘗試，謬誤之處，還望方家賜教。

前 言

漢後隋前有此人

——趙之謙篆刻藝術

雒三桂

趙之謙（1829—1884），字撝叔，號益甫，又號梅庵、鐵三、無悶、憨寮、子欠、次寮，更號悲盦、思悲翁、娑婆世界凡夫、支自頭陀、笑道人等，自署二金蝶堂、苦兼室、悔讀齋等。浙江會稽（今紹興）人。咸豐乙未舉人。後曾三上京城，居京師應禮部試，四試不第，取為國史館謄錄，後議叙補缺，歷任江西鄱陽、奉新、南城等縣知縣。光緒十年十月初一，因舊疾肺氣腫哮喘病發，病逝於南城官舍，終年 56 歲。主要著作有《補寰宇訪碑錄》、《六朝別字記》、《國朝漢學師承續記》、《勇廬閑詒》、《悲盦居士詩剩》、《悲盦居士文存》等，並主編了《光緒江西通誌》。

按照會稽趙氏族譜的記載，會稽趙氏為趙宋後裔。趙之謙天資瑰異，穎悟倍於常童。趙氏本為殷實之家，家多藏書，故趙之謙幼年得博覽羣書。6 歲學古文，9 歲學詩，15 歲時，其兄因被人誣陷訴訟而破家。道光二十九年趙之謙中秀才，三十年入繆梓幕，與胡培系、胡澍、王晉玉等相識並相與辯論，涉及漢宋之學、地理、軍事、經濟等多個方面。太平軍攻至江浙，趙之謙隨繆梓往來數年，為其籌劃軍事。咸豐十年（1860），太平軍攻克杭州，繆梓戰死，趙之謙避走紹興，往來於溫州、章安、裏安之間。同治二年（1863）冬，趙之謙從溫州乘船自海道入京，居於紹興會館，胡澍亦同船入京，並於北京見故友沈樹鏞，相與討論金石，蒐訪遺迹。同治三年（1864），《補寰宇訪碑錄》書成，所得凡一千八百二十有三，數易其稿，至是始成。^① 是年十月，又撰成《六朝別字記》初稿。同治四年（1865）三月，復應禮部試，主試者以其經藝多援古書，致其有不識之字三十餘，摒而不取，挑取謄錄。^② 同年八月，離都返浙，往來於杭州、紹興之間。同治七年（1868），復客京師，三月第三次應禮部試，復不第。^③ 秋天復返杭州。同治十年（1871），趙之謙復至京師，再應禮部試，又不中，遂呈請分發江西。在京師與著名學者潘祖蔭、王懿榮等往來甚密，並常代潘祖蔭蒐集舊版圖籍。同治十一年春，趙之謙以國史館謄錄議叙知縣，分發江西，因而南歸，五月回家鄉紹興，十一月抵江西，謁江西巡撫劉坤一，被委分辦省志局差，修《江西通誌》。^④ 而當時總成者為八股冬烘先生，不通之極，故一無所成。至同治十三年始以趙之謙為總司。趙之謙重新釐定體例，依例修纂，覃心鉤考，晨

纂夕披，光緒三年（1877）年底，全書始成，“文省事增，援據精確，摛辭爾雅，轉勝前人。”^⑤ 光緒四年夏，權知鄱陽縣。光緒七年（1881）七月，赴任奉新。光緒八年（1882）底卸任，光緒十年（1884）權南城知縣。是年閏五月，中法戰爭爆發，楊昌浚赴福建督師，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江西地近福建，各軍絡繹經過江西，征兵轉餉，皆須措辦，加以縣務繁忙，趙之謙辛苦勞頓，加倍於常。至秋，遂引發舊疾，竟至不起，十月初一病逝於南城官舍，終年 56 歲。趙之謙書畫篆刻之名雖滿天下，然身後蕭條，無資以葬，其棺柩由其北京、江西、浙江故舊集資，於次年營墓合葬於杭州丁家山。

趙之謙雖不以學術名家，而平生學術，皆以空言為戒。尤惡當時之道學先生。“論學主金壇段氏玉裁、高郵王氏念孫父子以及武進莊氏述祖、劉氏逢祿、蘄進於西漢劇儒微言大義之旨。嘗言許氏《說文》為讀書識字之本，研求尤力，讎校至數過；又博求商、周吉金，漢後隋前諸樂石，以求六書支流之正變。”^⑥ 又好《春秋公羊學》之說，並撰有《國朝漢學師承續記》，以明大義微言之學，師法謹嚴，論說精美。

趙之謙雖少年學詩，然於詩並不擅長，僅出自心得，不多作，“偶有作，信手塗沫，成數十百言，若莊、若謔、若儒、若佛、若典重、若裏鄙、若古徑、若小兒語。”^⑦

清代中期以後，隨着金石學和文字學的發展，中國篆刻藝術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其最明顯的標志是以程邃、巴慰祖、胡唐等為代表的皖派和以丁敬、蔣仁、黃易、奚岡等為代表的浙派篆刻藝術流派的出現；鄧石如融碑刻篆書體勢筆意於篆刻，開創出影響更大的鄧派。之後，風氣既開，名手如林，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趙之謙。

趙之謙生活的清代晚期，金石、文字學的乾、嘉盛世雖然已經過去，但乾、嘉金石文字學的豐厚積累卻為晚清書法和篆刻藝術的發展提供了更大的舞臺，碑派書學愈來愈興盛，篆刻藝術在繼承皖、浙和鄧派的基礎之上更加注重金石趣味的擷取融會和創新。趙之謙的篆刻藝術就是融皖、浙於一身，融古開今，成為中國篆刻藝術的一代宗師。

趙之謙自幼喜好讀書，青年時期即受時風影響而愛好金石之學。17 歲時，就開始搜集材料，準備撰寫《補寰宇訪碑錄》。^⑧ 在仕途雖然不順，但三上京城、廣游天下的經歷使得他有機會與當時一些著名的金石學家和書法家交往，其中最著名者有胡澍、魏錫曾、沈樹鏞、潘祖蔭、李文田和王懿榮等，相與探討金石，對趙之謙的金石研究愛好幫助很大。從趙之謙與數人的通信書札中可以窺知他們相互之間的研討辯論。對於趙之謙在篆刻藝術上的成就，胡澍在《二金蝶堂印譜》序中曾經寫道：

秦書八體，五曰摹印。漢初律課，當復因之，新莽居攝，改稱繆篆。刻印之傳久矣，然皆施於爵士姓名。降及宋、元，兼有字型大小之稱，齋堂之額，經史粹語，詩文斷章，窮情盡態，以名其家。有明而還，遞相祖述，途徑益闊，門戶聿分，遒勁宕逸者為浙派，渾圓茂美者為徽派。而波流既靡，浮媚險怪之弊叢生焉。自我朝錢塘丁龍泓、淮寧鄧完白兩先生出，精擘蒼雅，神明規矩，遂為徽、浙兩大宗。后生摹倣，知所宗仰。……吾友會稽趙搗叔同年，生有異稟，博學多能，自其兒時，即善刻印，初遵龍泓，既學完白，后乃合徽、浙兩派，力追秦、漢，漸益貫通，鐘鼎碑碣、鑄鏡造像、篆隸真行、文辭騷賦，莫不觸處洞然，奔赴腕底。辛酉遭亂，流離播遷，悲哀愁苦之氣，憤激放浪之態，悉發於此。又有不可遏抑之氣，故其摹鑄鑿也，比諸三代彝器、兩漢碑碣，雄奇噩厚，兩美必合。規倣

陽識，則漢氏壺洗，各碑題額、瓦當磚記、泉文鏡銘，回翔縱恣，惟變所適。要皆自具面目，絕去倚傍。更推其法，以為題款，直與南北朝摩崖造像同臻其妙。斯藝至此，復乎神已！

胡澍的這段文字涉及到趙之謙篆刻藝術成就的兩個方面：在印面部分，他合徽、浙兩派於一體，既遒勁宕逸，又渾圓茂美，復力追秦漢，漸益貫通，又能將三代鐘鼎、秦漢碑碣及鑄鏡造像、篆隸真行等融於一爐，奔赴腕底，回翔縱恣，惟變所適。而在邊款的鐫刻上，趙之謙更是突過前人。在趙之謙的刀下，印章的邊款形式和表現手法更加多樣化，單刀雙刀同在，陰文與陽文結合，圖款並用，不同的字體互相搭配等。邊款的内容形式和原來印面之間也緊密結合，兩者形成統一和諧的整體。此外，趙之謙充分發揮了刻刀的作用，運刀如筆，將毛筆的書寫意味靈活充分地運用於篆刻的刀法之中，使字中有刀、刀中有筆，雖為刻石而具筆墨之趣。而且趙之謙刀下的邊款全局貫通，氣勢跌宕，不論內容還是形式都可以獨立而成為一件單獨的藝術品。如果我們將清代中晚期的篆刻名家加以比較，稱趙之謙為中國篆刻藝術的一代宗師，趙之謙當之無愧！光緒三年，書法家、篆刻家傅枋哀輯趙之謙歷年所刻諸印而成《趙撝叔印譜》，並在序言中說：“自明中葉吳中文氏倡刻燈光凍，石印濟濟踵起，能名家者，各具佳勝，其書滿家，或單行，或總集，傳播人間，四百年來，遂為士人專門之學，與書畫等重……會稽趙撝叔大令，書畫篆刻，俱擅時妙，蓋今之米、趙、吾、文矣。所作小印，疎密巧拙，豐殺伸屈，各善用其長，縱橫如意，間雖有失，失而不害，反復觀之，無一筆一字不可人意。因借訪同人所儲，並自藏各石，集成印譜，以廣其傳，將來或有慕其文采風流者，庶無吾不見米、趙諸生遺制恨乎！”

可見其對趙之謙的推崇。^⑨

趙之謙的篆刻藝術建立在其深厚的書法藝術基礎之上。趙之謙早年花大力氣學習顏真卿，20歲前專學顏真卿《顏家廟碑》，每日書500字，故早年書法渾厚嚴謹，大氣從容。如其25歲書於癸丑（1853）四月的行書《茶經補注》條屏，筆意渾厚，結體寬博大氣，神韻極似翁同龢。書於27歲乙卯年（1855）的行書七言聯大氣渾茫，深得顏體神韻；書於31歲己未（1859）的行書軸甚至融入了何紹基的味道。1860年，太平軍攻克杭州，趙之謙避兵出游，輾轉於浙東和福建一帶，於裏安結識江湜，在福建得識魏錫曾，稍後又在北京與胡澍、沈樹鏞、魏錫曾三人相聚，“四人者皆嗜癖金石，奇賞疑析，晨夕無間。”^⑩從這時開始，趙之謙的書法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到同治元年趙之謙34歲以後，其書法作品明顯在顏真卿、何紹基的基礎上融入了北碑的筆法韻味，只是暫時不够成熟，因而顯得有些生澀。如書於同治壬戌（1862）三月的行書自作詩四屏。書於四月的楷書《江弢叔詩後》卷（藏杭州西泠印社）全用北碑筆法，書於五月的隸楷書字課20開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則極似鄧石如。書於九月的篆書《嶧山碑》冊（劉葱石舊藏）不僅筆法氣韻似鄧石如，且在最後幾頁的跋文中自負自己的篆書已經僅次於吳熙載和胡澍了。與此同時，趙之謙楷書作品的結體也從顏體的方正轉向橫扁，側入橫出，跌宕飛揚。35歲以後，其小行楷和行書的基本風貌已經定型，而篆書則仍在演變發展之中。書於同治四年趙之謙37歲時的楷行隸三體書冊其楷書特別是隸書仍然是鄧石如一派的面貌，其行書植根於其楷書，更加奔放恣肆，超越鄧石如。至同治七年（1868）所書七言“天機清曠長生海”聯，則純然是趙氏自己的風格了。其後，趙之謙將北碑筆法充分融入其楷書和行書的書寫之中，創造出一種風格鮮明獨特的書體，用筆勁健峭拔，結字嚴密整飭，行筆果決剛狠，筆勢

翻飛，充分發揮出毛筆書寫的優點，疾徐有度，活潑跌宕。

趙之謙之學習北碑，是受了包世臣的強烈影響。他曾經說：“六朝古刻，妙在耐看。猝遇之，鄙夫駭、智士哂爾。瞪目半日，乃見一波磔、一起落，皆天造地設，移易不得。必執筆規撫，始知無下手處。不曾此中閱盡甘苦，更不解是。”^⑩ 這些話當然有些誇張，因為就筆法而言，北碑的筆法是較為簡單易掌握的。書法藝術的神韻，求其跳蕩跋扈易，求其平正中和難，而趙之謙所追求的正是跋扈乖張一路，只是他在跋扈乖張之中融入了較多的蘊藉溫和之氣，不至於像康有為那樣的張揚外露、毫無蘊藉含蓄而已。這也正是趙之謙的書法高出當時一般碑派書家的地方。

趙之謙書法藝術的另一個特點是各體兼工，尤其是楷書、篆書和隸書。他曾自我評價說：於書僅能作正書，篆則多率，隸則多懈。草本不擅長，行書亦未學過，僅能稿書而已。然平生因學篆而能隸，學隸始能正書。^⑪

趙之謙對自己書法藝術成就的評價十分客觀。他最大的創新就是用北碑筆法書寫楷書，寫得激越跳蕩，氣勢不凡。而篆書也確實有“率”的毛病，但因功力精深，雖時有弱點，大較則精彩照人。其隸書的點畫如趙之謙自己所說，基本上是從篆書筆法演變而來，圓勁飄逸，別具一格，在當時的書家中反而獨樹一幟，風格鮮明。

對於趙之謙在書畫篆刻藝術上的成就，潘祖蔭代趙之謙之子所撰《皇清誥授奉政大夫晉朝議大夫同知銜江西議叙知縣先考撫叔府君行略》中有非常精闢的總結論述。他說：

（趙之謙）幼即能書畫篆刻，長更博觀唐宋元明人真迹，無慮數千百種。書則初學顏平原，畫則兼習南北二派，繼而苦心精思，恍若悟書畫合一之旨，在筆與墨化，能用筆，而不為筆用。乃求筆決於古今之書，得涇縣包氏、陽湖張氏（琦）所論著，而知鉤捺拒送、萬毫齊力之法；復讀儀征阮文達公《南北派書論》，知北朝字體實由斯、邕而變，遂一意宗尚北書。先習秦漢諸石刻，以立隸楷之基；及篆與八分之技精矣，即以其意運為正書，蒼深雄雅，大有得於古者，目正書為隸楷之義。書法既進，更以篆與八分之意作畫，神明於前人所立之規矩，而畫之技又精。又通作字之法於篆刻，使刀如筆，視石若紙。自秦篆及漢碑額、武梁、射陽諸款識、秦漢章璽、古今名印皆師之，古勁道麗，正正奇奇，不可方物。每刻一石竟，人爭取之。或匯輯為印譜，以供賞玩，而府君所自留者轉無幾。蓋府君天分高，人力又厚，自通六書訓詁，後肆力於篆，由篆以及八分隸楷，由書法以通於畫法，又由篆以通於繆篆，施金石藝，幾於神道一以貫。

這段文字是對趙之謙書法篆刻藝術的最好評價。

^①趙之謙《補寰宇訪碑錄·序》：“陽湖孫先生纂《寰宇訪碑錄》二十年，為書十二卷，目七千八百四十有九。書成之歲，當嘉慶壬戌。之謙後先生四十一年始求補錄，亦十九年矣。今計所得及一千八百二十有三，蓋四無一焉。舊稿再易，辛酉難後已棄去，剩碑目四五紙。斷闕訛舛，略具年月，結習未盡，恒以自隨。癸亥入都，太谷溫元長見之，以為尚可為。既盡發所藏畀校錄，同歲生沈均初以為此學者畢力助搜討。寒暑風雨，奔走告語。終八閱月，又得此數。希幸有成，非取自足。而是年秋，元長暴卒，感嘆輟業，將恐將懼，鄭重毀棄，甚負良友，因謀刻之，遂厘定為五卷……”可見其哀輯之艱難。

^②趙之謙《致陳子餘》云：“弟三年留滯，於學頗有進境，於身未能裨益。今春應試，又以次場經藝食用經書子史，致主司有不識之字三十余，俛得復失……再弟雖被斥落，尚得謄錄一名。如能到實錄館當差，則二年餘便有保舉，優則壓班即選，次亦得本班分發。救貧之計，莫過於此。”

^③趙之謙《致胡培系》云：“弟冒昧入試，仍不獲一第，非文字咎，即平日所立身行己者，皆不中世法，無須太息也。”

^④趙之謙《致胡培系函》云：“到省時，即奉委志局差，以為是人可用也……及至局觀之，則八股先生巋然上坐，狂誕悖謬，海內僅見，則廢然而返。微窺其旨，又以得錢延時日為主，以志為名而已。”並在家書中言月薪36兩，加飯菜錢六千，乃省中縣班第一等美差云云。又《致胡培系函》云：“弟自抵江右，忙碌終日，一事無成。初意以為冷落作法，既而知其不然。俗吏必須俗故，冷落則釜魚甌塵，固不可以活；熱鬧則酒囊飯袋，莫名其妙所以然。大約日過一日，自欺欺人。類宋儒之講學究，其歸結全憑運氣，運氣高則得數千文，運蹇則牛驥同皂而絕食則一也。”可見其無聊。

^⑤潘祖蔭撰《皇清誥授奉政大夫晉朝議大夫同知銜江西議叙知縣先考撫叔府君行略》。

^⑥潘祖蔭撰《皇清誥授奉政大夫晉朝議大夫同知銜江西議叙知縣先考撫叔府君行略》。

^⑦趙之謙《書揚州吳讓之印稿》。又嘗跋團扇云：“少不工詩，又非性所好，偶有感觸，略成韻語，或經年不得一首，既不願以是求知，亦不敢示人也。”

^⑧趙之謙《補寰宇訪碑錄·記》：“（年十七）始為金石之學，山陰沈霞西布衣復燦第一導師也。”又《補寰宇訪碑錄》自序云：“陽湖孫先生纂《寰宇訪碑錄》二十年，為書十二卷，目七千八百四十有九。書成之歲，當嘉慶壬戌。之謙後先生四十一年始求補錄，亦十九年矣。”

^⑨以上内容參見鄒濤《趙之謙年譜》，榮寶齋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⑩《趙之謙印譜》“續溪胡澍川沙沈樹鏞仁和魏錫曾會稽趙之謙同時審定印”邊款。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版。

^⑪趙之謙《章安雜說》。

^⑫錢君匋《趙之謙的藝術成就》引趙之謙《與夢醒書》，《文物》1978年第9期。

彩色圖版



趙之謙

1829—1884

趙撝叔印譜初集

潛泉印叢弟

泉唐丁仁鶴廬審定

山陰吳隱石潛編次



趙撝叔印譜

潛泉印叢

趙撝叔印譜初集

趙撝叔印譜 初集

西泠印社



趙撝叔印譜初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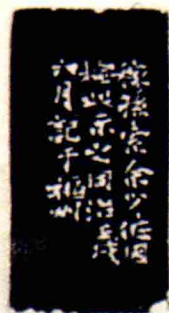


齊燕銘舊藏趙撝叔印譜

豫堂藏印甲集

清 會稽趙之謙手刻

海寧錢君鈞編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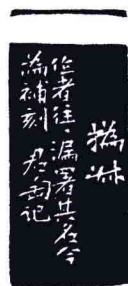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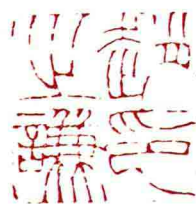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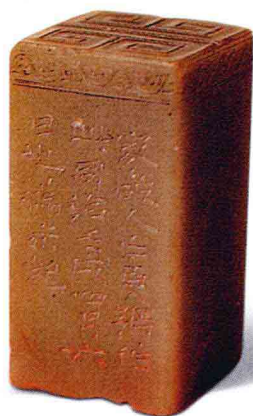


豫堂藏印甲集



會稽趙之謙字搗叔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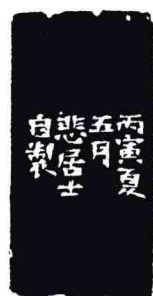
二金蝶堂



無悶

悲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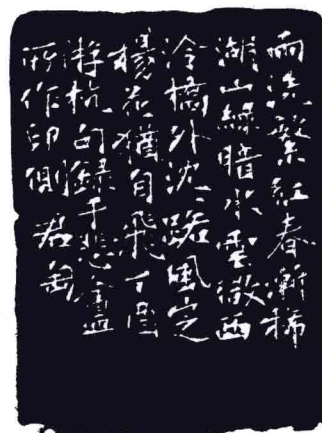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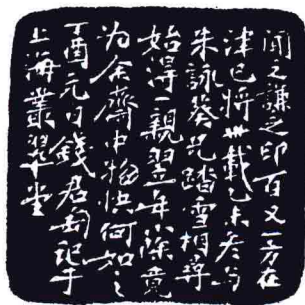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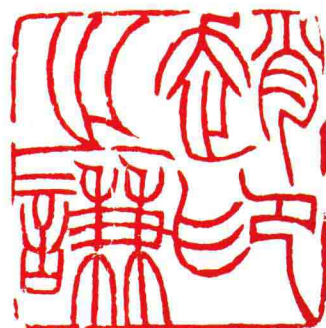
趙之謙印



趙之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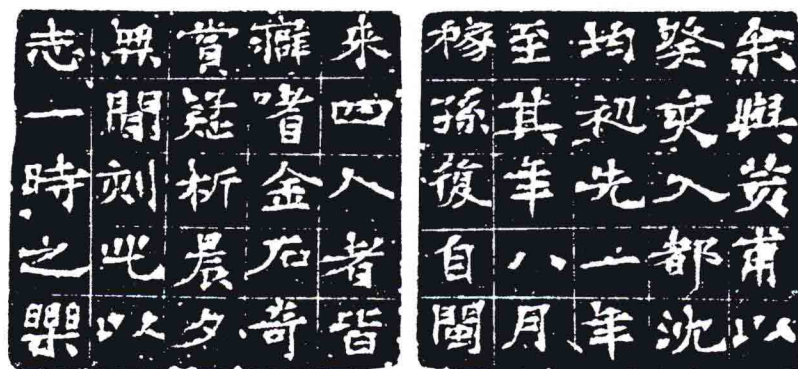
趙之謙印

趙孺卿



以分爲隸

趙之謙印



績溪胡澍川沙沈樹鑄仁和魏錫曾會稽趙之謙同時審定印